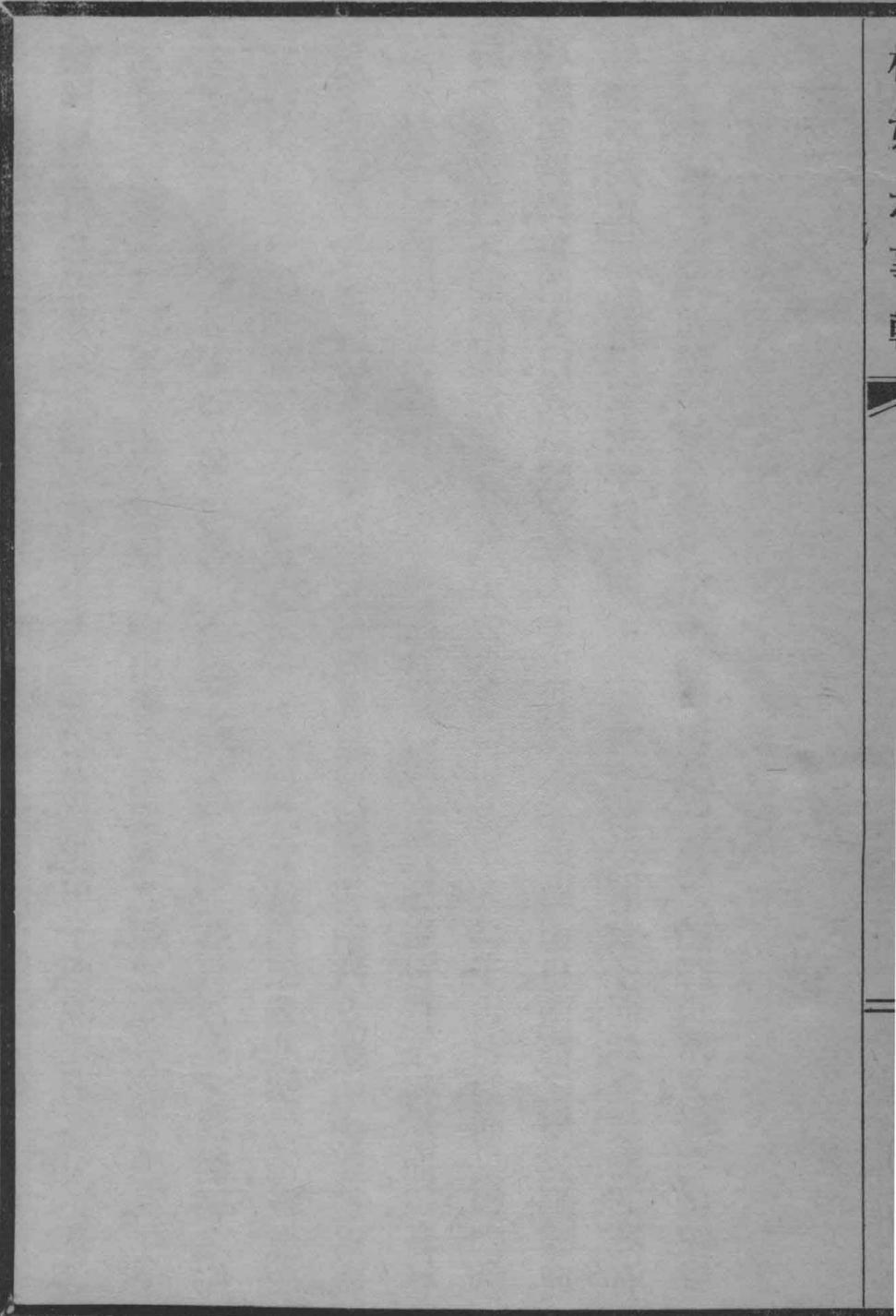


柳如是事輯

懷圃居士曰、甚矣哉死之難也、君子小人之分、即在於此、男子而能死則爲忠臣義士、女子而能死則爲節婦烈女、所謂重於泰山者也、明鼎革之際、男女殉難者、奚啻千萬人、要皆可死而死者也、然亦有可死而不死者、偷活草間、不欲自沒其才、爲興朝之佐命、列侍從之清班、功業爛然、文章彪炳、後人未嘗不略其迹、而原其心、然吾獨無取於龔芝麓錢牧齋也、之二人者、其志同、其行同、其品望同、而其納妓女顧媚柳如是爲簉室、亦無不同、龔歸順後淳歷清要卒諡端毅、錢爲宗伯、以修史自任、不得志而歸、旣初終之易節、復不能肥遯自甘、純廟斥爲有文無行之小人、爲千古定論、而二姬則柳視顧爲勝龔、每謂人曰、我原欲死、柰小妾不肯何、小妾卽顧媚也、南都之變柳勸錢死、錢謝不能、迨錢死柳以家變卒自經、顧不及柳遠矣、柳以弱女子而能全錢家、其死有足多者、嗚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不謂於巾幘中見之、殆釋氏所云、青泥蓮花者歟、烏得以銜銜瑣質而少之、爰搜輯遺事、以諷世之鬚眉者、



日本橋川醉軒好事人也、得舊本柳如是事輯、閱其不傳也、而欲廣之、俾予爲之序、予讀其書、特有慨于明季風俗之流蕩、士人夫不立學行、唯驚聲氣、得志則爲害于朝、失志亦爲害于鄉里、攀援樹黨、阿附比周、恣爲不義之行、貨賄公行、交通捷徑、以取位固寵、而自以爲幹事、放言高論、不切中于事勢、而自以爲經綸、喜同惡異、面許心違、攻隙抵巇、恩怨反覆、無所不用其險狠、而自以爲敏練、有魁碩頤指而氣使之、卑者奔走奉教、唯謹、至于佻達放縱、徵逐于變童姪女之室、窮極聲色、服食器玩之好、而自以爲風流、耽禪悅、奉鬼神、尊信卜筮星相之說、而自以爲解脫、蓋又無事不與今同也、明社旣屋、華夏陸沈、亭林所謂有亡國有亡天下、若錢謙益輩、殆不足責也、柳事特詼詭、晚而能死、畔實起于錢曾、曾非多藏書注初學集、亟爲牧齋稱賞者耶、予嘗讀馮舒所爲虞山妖亂志、紀張漢儒之獄、舒亦師事謙益、同遭名捕、顧不爲之諱、不僅于微詞而已、與曾行事不同、而淺薄則一、是可以覘人心矣、謙益負一代文章盛名、而柳著艷稱、至今徘徊寶巖劍門間者、尙欲尋求拂水紅豆故址、指點錢柳墓門、以實其事、則茲編亦舊

聞之不可廢者也、茲合絳雲樓俊遇而讀之、錢柳之事、庶幾略備、實則明季人野史稱
馮開之學容成術、董思白臨沒索婦人袒服衣之、知錢之恣放、爲有所本也、若余懷板
橋雜記、紀一時聲色之盛、其詞哀艷、足以動人、禾黍之思、人遂忘其狹邪不經、義熙小
兒語曰、盧健健、闕歎、翁年老、翁年老、遂成後來盧龍與闕諸公期頤之禍、况流而忘返
者乎、予端居治史、遭逢世變、方有伊川之懼、故觸端爲著其戒、若此讀是書者、亦善觀
之斯可已、庚午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鄧之誠、

此書與平湖易昌楣氏
蘿蕙紀聞多同

一考也昌楣字雅

吾子平湖易昌楣氏
蘿蕙紀聞多同

柳如是事輯

雪苑懷圃居士錄

柳是、字如是一字蘿蕪、本吳江名妓、徐佛弟子、姓楊、名愛、柳其寓姓也、丰姿逸麗、翩若驚鴻、性獵慧、賦詩輒工、尤長近體、七言作書得虞褚法、年二十餘歸虞山錢宗伯、而河

東居之名始著、

賸觚

河東君柳如是者、吳中名妓也、美丰姿、性獵慧、知書善詩律、分題步韻、頃刻立就、使事諧對、老宿不如、四方名士、無不接席唱酬、庚辰冬、如是始過虞山、卽築我聞室居之、以迎其意、十日落成、留之度歲、辛巳六月、虞山於茸城舟中、與如是結褵、吉服冠帶、蟠髮學士、合巹花燭、儀禮備具、賦催妝詩前後八首、雲間搢紳、譁然攻討、以爲夔朝廷之名器、傷士大夫之體統、幾不免老拳、滿船載瓦礫而歸、虞山怡然自得也、稱爲繼室、號河東君、建絳雲樓、窮極壯麗、上列圖史、下設幃帳、以絳雲仙姥下降比之、夔甚矣、不數年、絳雲樓災、宜也、但河東君所從來、余獨悉之、我邑盛澤鎮有名妓徐佛者、能詩善畫蘭、

雖居鄉鎮、而士大夫多有物色之者、丙子年間、婁東張西銘先生慕其名、至垂虹亭、易小舟訪之、而佛已於前一日、嫁蘭溪周侍御之弟金甫矣、院中惟留其婢楊愛、楊色美於徐、而詩字亦過於徐、因携至垂虹、余于舟中見之、聽其音、禾中人也、及長豪宕自負、有巾幘鬚眉之論、易姓名爲柳是、歸錢之後、稍自歛束、在絳雲樓較讐文史、牧齋臨文、有所檢勘、河東君尋閱、雖牙籤萬軸、而某冊某卷、立時翻點、百不失一、所用事或有誤舛、河東君從旁頗爲辨正、故虞山甚重之、常衣儒服、飄巾大袖、閒出與四方賓客談論、故虞山又呼爲柳儒士、沈虬 河東君傳河東君者、柳氏也、初名隱斐、繼名是、字如是、爲人短小、結束俏利、性機警、饒膽略、適雲間孝廉爲妾、孝廉能文章、工書法、教之作詩寫字、婉媚絕倫、顧倜儻好奇、尤放誕、孝廉謝之去、遊吳越間、格調高絕、詞翰頃一時、嘉興朱治憫爲虞山宗伯稱其才、宗伯心豔之、未見也、崇禎庚辰冬、扁舟訪宗伯、幅巾弓韁、著男子服、口便給、神情灑落、有林下風、宗伯大喜、謂天下風流佳麗、獨王修薇楊宛叔與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許霞城、茅止生、專國士名姝之目、留連半野堂、文燕浹月、越舞吳歌、

族舉遞奏、香篆玉臺、更唱迭和、旣度歲、與爲西湖之遊、列東山酬和集、集中稱河東君云、君至湖上遂別去、過期不至、宗伯使客購之、乃出、定情之夕、在辛巳六月初七日、君年二十四矣、宗伯賦前七夕詩、要諸同人和之、爲築絳雲樓于半野堂之後、房櫺窈窕、綺疏青瑣、旁龕金石文字、宋刻書數萬卷、列三代秦漢尊彝、環璧之屬、晉唐宋元以來法書名畫、官哥定州宣成之甕、端谿靈璧大理之石、宣德之銅果園廠之髹器、充物其中、君于是乎儉梳靚妝、湘簾棐几、煮沈水、鬪旗檜、寫青山、臨墨妙、考異訂訛、間以調謔、頗能制御宗伯、宗伯甚寵憚之、乙酉五月之變、君勸宗伯死、宗伯謝不能、君奮身欲沈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其奮身池上也、長州明經沈明掄、館宗伯寓中見之、而勸宗伯死、則宗伯以語兵科都給事中寶豐王之晉、之晉語余者也、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尋謝病歸、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君挈一囊、從刀頭劍鉢中、牧圉餧橐、惟謹、事解宗伯和蘇子瞻御史臺寄妻韻、賦詩美之、至云從行赴難有賢妻、時封夫人陳氏尙無恙也、宗伯選列朝詩、君爲勘定閨秀一集、庚寅冬絳雲樓不戒於火、延及半野堂、向之圖書

玩好略盡矣、宗伯失職、眷懷故舊、山川間阻、君則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
之、雜佩以問之、有鷄鳴之風焉、久之不自得、生一女既昏、癸卯秋下髮入道、宗伯賦詩
云、一剪金刀繡佛前、裏將紅淚灑諸天、三條裁製蓮花服、數畝誅鉏種稭田、朝日裝鉢
眉正嫵、高樓點黛額猶鮮、橫陳嚼蠟君能曉、已過三冬枯木禪、鸚鵡紗窗晝語長、又教
雙燕話雕梁、兩交澧浦河曾溼、風認巫山別有香、初著染衣身體澀、乍拋稠髮頂門涼、
縈煙飛絮三眠柳、颺盡春來未斷腸、明年五月二十四日、宗伯薨、族子錢曾等爲君求
金、要挾蜂起、於六月二十八日、自縊死、顧荅河東 按顧荅爲虞山門下士、曾不能爲
虞山諱其短、而於柳氏則極揚之、如所謂勸虞山以死節不能從、欲自赴水死、何俠而
烈耶、荅特爲繪圖作傳、以垂不朽、豈別有知己之感耶、不可謂非阿私所好也、若是生
平風流放誕、不拘小節、要亦古來才色女子本色、不足爲是責、獨於虞山死後、能以一
死殉之、令羣小之風波頓息、真可謂死得其所、亦足以蓋前愆矣、

超達道人
葦江氏題

柳氏幼隸樂籍、僑居我郡、與錢生青雨、稱狎邪莫逆交、錢故有小才、其詩若書皆錢所

教也、已而歸虞山、錢生爲之介、余時年才數齡、惜未及見其人、吾友減堂氏爲余言、是身材不逾中人、而色甚豔、冬月御單祫衣、雙頰作朝霞色、即之體溫然、疑其善元素也、虞山之惑、溺且畏之有以哉、其生平放誕亦必不論、獨能以大義責虞山、而不能從虞山、實有愧於是、是之死雖出於迫脅、然較之虞山偷生視息者、爲差勝耳、芥以門下士而不能爲虞山少諱、且多微詞、或亦春秋善善惡惡之旨耶、過柳舫閱此爲之一嘆、梅古

華源木义庵
白牛道者書

零落蘿蕪七十春、畫中依舊見丰神、墮樓一樣能輕死、肯負多情石季倫、尙書爲爾輕高節、腸斷風流放誕時、身後遺民作佳傳、西方別有美人思、長洲沈德潛題

元禮聲名江令才、輒軻晚節太擢隕、逃禪猶戀溫柔境、欲惜期顧褚彥回、危巢燕雀笑君臣、白髮蕭蕭領薦紳、莫道允南諸掌故、李家降表又何人、淮南阮學潛題
上四則均見范錯花

笑頃
雜筆

長白斌少僕良、嘉慶己卯辛巳之間、官蘇松糧道、駐劄常熟、過拂水山莊云、海天閒話

感滄桑、猶有交情憶孟陽、淚花絳雲紅躑躅、詩題拂水綠荒涼、彥回有壽寧爲福、庾信
多才亦不祥、禪悅簡栖聊自慰、東風愁殺柳枝娘。錢泳履園叢話

柳夫人字某、虞山錢牧齋宗伯愛姬也、慧倩工詞翰、在章臺日、色鑾冠絕、一時才雋奔走、枇杷花下、車馬如煙、以一廁掃眉才子列爲重、或投竿銜餌、效玉皇書仙之句、紙啣尾屬、柳視之蔑如也、卽空吳越無當者、獨心許虞山曰、隆準公卽未負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雅重之曰、昔人以遊蓬島宴桃溪、不如一見溫仲圭、可當吾世失此人乎、遂因緣委幣、柳旣歸宗伯、相得歡甚、題花詠柳、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遺鬢矜示、柳擊鉢之頃、蠻箋已至、風追電躡、未嘗有步地讓、或柳句先就、亦走鬢報賜、宗伯畢力盡氣、經營慘淡、思壓其上、比出相視、亦正得匹敵也、宗伯氣骨蒼峻、虬松百尺、柳未能到、柳幽豔秀發、如芙蓉秋水、自然媚媚、宗伯公時亦孫之、於時旗鼓各建、閨闥之間、隱若敵國云、宗伯於柳不字、凡有題識、多署柳君、吳中人寵柳之遇、稱之直曰柳夫人、宗伯生平善逋、晚歲多難、益就蹇蹙、嗣君孝廉某、故文弱、鄉里豪黠、頗心易之、又嫌宗

伯公牆字孤峻，結侶伺釁。丙午某月，宗伯公卽世，有衆驟起以責逋爲口實，譟而環宗伯門，撘撞詬諱，極於譴辱。孝廉魂魄喪失，莫知所出。柳夫人於宗伯易簾日，已蓄殉意，至是泣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尙書甯盡負若曹金，卽負固尙書事，無與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聞柳夫人語，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故。柳中夜刺血書訟牘，遺急足詣郡邑告難，而自取縷帛結項，死尙書側。旦日郡邑得牘，又聞柳夫人死，遣隸四出捕諸惡少，問殺人罪，皆雉竄兔脫，不敢復履界地，構盡得釋。孝廉君德而哀之，爲用匹禮與尙書公並殯某所，吳人士嘉其志烈，爭作詩誄美之，至累帙云。
徐芳柳夫人小傳

章臺十五喚卿卿，素影爭憐飛絮輕。白舫青簾隨意住，淡雲微月最含情。河東女史善尋芳，放誕風流獨擅場。文選每吟十九首，法書臨得十三行。鄂君繡被狎同舟，並蒂芙蓉露未收。莫怪新詩刻燭敏，捉刀人已在牀頭。冶服輕襪折角巾，到門錯認擲車人。胡然一入維摩室，散出空花天女身。玉堂金屋好藏春，新築朱樓擬上眞。舉止曾無羞澀態，何妨婢子作夫人。尙書曳履上容臺，燕喜南都綺席開。閃爍珠簾光不定，雙鬟捧出

問郎來、十載黃扉事渺茫、重瞻天闕望恩光、鳳凰池上無人問、依舊當年老侍郎、夢到
華胥異昔時、覺來猶幸夕陽遲、虎邱石上無名氏、便是虞山有道碑、河梁錄別久成塵、
特倩香奩品藻新、雲漢在天光奕奕、列朝新見舊詞臣、阿難毀體便龍鐘、大幻婆毘諦
地逢、何事陽秋書法異、覽揆猶自紀神宗、遠山初展理金徽、秘府圖書滿繡幃、巫雨忽
來雷伯怒、一朝化作絳雲飛、芙蓉莊上柳如綿、秋水盈盈隱畫船、靜夜禿鷺啼露冷、文
鶯常逐野鷗眠、陽臺雲散雨隨波、白首紅顏奈若何、燕子樓中新句少、蘿蕪山下故人
多、王
柳
枝
詞
譜
虞
山

多

王
柳
枝
詞
譜
虞
山

姬少爲吳中大家婢、流落北里、楊氏小字影憐、後自更姓柳名是、字如是一時有盛名、
從吳越間諸名士遊、虞
山
柳
枝
詞
自
註

姬嘗與隴西君有舊約、以問郎玉篆贈別、甲申南都錢爲大宗伯一日讌客、隴西君在
坐、姬遣婢出問起居、以玉篆歸之、同上

我郡有輕薄子錢岱勳、從姬爲狎客、若僕隸、名之曰偕、姬與客賦詩、思或不繼、輒從舟

尾儕作客不知也歸虞山之後偕亦從焉

上同

崇禎戊寅間年二十餘矣昌言於人曰吾非才學如錢學士虞山者不嫁虞山聞之大喜過望曰今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乎吾非能詩如柳是者不娶

沈虬河東君傳

陳臥子負海內重名柳如是欲委身焉從盛澤至松屢以刺謁自稱女弟陳嚴正不易近因轉屬於虞山錢蒙叟

賦牋

明季秦淮多名妓柳如是顧橫波其尤著者也俱以色藝受公卿知爲之落籍而所適錢龔兩尙書又都少夷齊之節兩夫人怡禮賢愛士狹骨峻嶒閨古被難夫人匿之側室中卒以脫禍厲樊榭詩云蛾眉前後皆奇節莫怪羣公欠致身較梅庚靡蕪詩句橫波墨都是尙書傳裏人之句更覺蘊藉

隨園詩話

人目河東君風流放誕是永豐坊底物錢尙書納河東君築我聞室以居之常於鴛湖舟中作百韻詩以贈柳有云河東論氏族天上問星躔漢殿三眠貴吳宮萬縷連瑤光朝孕碧玉氣夜生元又云纖腰宜蹴踘弱骨稱鞚韁天爲投壺笑人從爭博癲又云凝

眸瞋亦好、溶樣坐生憐、薄病如中酒、輕寒未拆綿、清愁長約略、微笑與遷延、君之風神
才藝、概可見矣。陳其年
婦人集

牧齋葺城詩納河東君時作詩云、五茸媒雉卽鴛鴦、樺燭金鑪一水香、自有青天如碧海、更教銀漢作紅牆、當風弱柳臨妝鏡、罨水新荷照畫堂、從此雙棲惟海燕、再無消息報王昌、朱鳥光連河漢深、鵠橋先爲駕、秋陰銀缸照璧還、雙影絳蠟澆花總一心、地久天長頻致語、鸞歌鳳舞竝知音、人間若問章臺事、鉢盒分明抵萬金。牧齋詩鈔

牧齊又號蒙叟、晚年卜築紅豆山莊、與河東君吟詠其內、椀茗薰鑪、繡牀禪板、髡鬚蘇子之遇潮雲也、嘗有句云、青袍便擬休官好、紅粉還能入道無、筵散酒醒成一笑、鬢絲禪榻正疏蕪、可想蒙叟心情矣。除鉗本
事詩註

河東君柳是字如是、松江人、工詩善書、輕財好俠、有烈丈夫風、牧齋葺城新納河東君、賦詩誌喜、和者甚衆、嘉興沈德符景倩云、何來鳥爪蔡經家、狡猾人間歲月賒、睡受紺來頻展袖、淚凝紅處恰登車、廻文詩就重題錦、無縫衣成自翦霞、贈內偶拈相謔句、始

憐芍藥異凡花、常熟馮班定遠云、一朵名花色最深、章臺長帶漫垂陰、紅蕖直下方連
藕、絳蠟重燒已見心、祇取鴉籬爲鬢樣、閒調鳳語作笙音、琉璃鴛瓦香泥地、嬌屋重樓
幾費金、同上

河東君藏一唐鏡、背銘云、照日菱花出、臨池滿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點妝成、查他山
金陵雜詠刺之云、宗伯靈清世莫知、菱花初照月臨池、點妝巾帽俱新樣、不用喧傳鏡
背詞、隋園詩話

錢塘關秀汪菊孫題河東君妝鏡詩、并引周南卿明經藏唐鏡一枚、背有銘云、照日菱
花出、臨池滿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點妝成、證以初白庵金陵雜詠、知爲河東君物也、
今歸又村仲弟、以拓本裝冊索題、卽次初白韻應之、紅粉偏能國士知、可憐末路事參
差、流傳一片開元月、曾照香奩夜選詩、錢塘汪遠孫清尊集

閨秀辛瑟嬋女史、半野堂懷古詩云、虞山蒼翠暮雲中、一代聲華惜此翁、家國滄桑柰
何、帝文章細碎可憐蟲、功名庾信空多感、詩品鐘嶸亦未公、兒女英雄要遭際、峨眉可

惜柳河東、國朝閨秀正始續集

吳梅村有題鴛湖閣詠四律。張如哉曰：王貽上有觀黃皆令書扇詩，次梅村題鴛湖閣詠原韻，知的爲黃皆令作也。其三云：絳雲樓閣敞空虛，女伴相依共索居。學士每傳青鳥使，蕭娘同步紫鸞車。新詞折柳還應就，舊夢焚魚總不如。記向馬融談漢史，江南淪落老尙書。按此詩所詠多絳雲樓事，柳如是始末，鈕玉樵觚曆紀之甚詳。詩中女伴蕭娘，蓋卽指如是也。絳雲樓以禮部家居，故用學士焚魚江南尙書語耳。張如哉曰：絳雲是藏書之樓，意皆令轉徙吳閨時曾爲尙書邀請，留住柳氏居絳雲樓，故云每傳青鳥史，同步紫鸞車也。折柳承蕭娘說指柳氏，焚魚承學士說指尙書，結句擬皆令於曹大家，並以寄慨也。如哉又曰：納柳氏在鴛湖舟中，則皆令與柳舊爲女伴矣。女伴相依共索居，索居上有相依字共字亦奇。

吳詩集覽

松陵盛澤有楊影憐，能詩善畫，余見其所作水仙竹石、淡墨淋漓，不減元吉子固書法，亦佳。今歸錢蓉江學士。

珊瑚網